



# 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

水运宪 著

一个高干家庭，演绎非同一般的命运浮沉，  
折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场。——没有阅历  
与经验的作者完成不了这样的作品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

水运宪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 / 水运宪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9. 3

ISBN 978 - 7 - 5438 - 5639 - 4

I. 乔… II. 水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6404 号

## 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

水运宪 著

责任编辑: 李建国 廖 铁 周 熠 胡艳红

装帧设计: 吴 凯

出版、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1 / 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451000

印 数: 1 - 20000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38 - 5639 - 4

定 价: 38.00 元

营销电话: 0731 - 222673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……作品虽不能说是穷毕生之心血，至少也可以说是穷多年之积累，借题发挥，讲述我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感悟。

“小时候，我家的房子在山脚下，那里是堆成山的煤，黑色的煤在阳光下闪耀出星空一样的亮色。我和乔焰会坐在煤堆里，寻找最奇特最亮的煤，玩得像小煤人。乔媛是大姐姐，无论我们怎么威胁利诱，她从来不参与我和乔焰的游戏，只是站在一旁，看着我们，吃吃地笑着。我们经常一玩就是一整天。乔焰、乔媛的妈妈肖自珍总能在天黑前找到我们，不管我们玩得多脏多疯，她从不生气，总是温和地笑着。她是我们矿区子弟学校的老师。

人人都说乔焰的父亲乔良是整个矿区最有知识的人，他是大学生，工程师。也有人嘲笑他，说他太过较真。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敬重乔良的知识，却也认为在煤矿安全方面他太过认真了，不过，在矿下，什么是安全，什么是危险，全由他说了算。

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，天几乎阴成了跟煤一样的颜色。我跟乔焰吵了一架，跑到矿井附近躲了起来。我听到非常恐怖的声音：长长的，仿佛要把人的心脏撕裂的警报声，男人和女人的惊恐的尖叫声，还有救护车仿佛要把人们刚刚撕裂的心脏再重新搅拌的急救声。

我放声大哭，慌乱的人们就在我身边跑来跑去，都当我不存在。我一路哭着回家，乔良站在门口，一把抱住我。我感觉到安全和温暖。人人都说，我父亲是英雄，用他的命换回了乔良的命。乔良也说，他的命是父亲给的。他一次又一次地述说着，瓦斯是怎样弥漫开来，情况是多么危急，父亲是怎样一步一爬，背着他撤离到矿井口。我感到了悲伤，失去父亲的悲伤，我并没有觉得父亲是个英雄。父亲就是父亲，家里的一份子，疼爱我，教导我成人的那个人。我父亲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将乔良背出了矿井，却永远丢下了孤苦伶仃的我。从此，乔良成了我的父亲，肖自珍成了我的母亲，我的名字，叫做乔蓉。奇怪的是，我很快就接受了乔良和肖自珍，却总是戒备着乔焰。乔焰总是抱怨说我占据了父亲太多的关怀。可出了家门，她又对外面的人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乔家有五朵金花，妈妈、乔媛、乔蓉、乔焰还有最小的乔莉。”乔焰说起我的名字，没有一丝犹豫，天经地义般，我就是乔家的女儿。

我的童年时代，大部分时间都跟乔焰在一起玩耍。乔焰很漂亮，回想起来，有很多小男生想尽办法跟她搭讪，最殷勤的一个，叫曾志民，是我们矿区矿长的儿子。”

——楔子

## 第一章

---

金顶山市放晴了，阳光从街边渐黄的梧桐叶间掠过，折进街边一间美容院的玻璃橱窗里，散在厚厚的红木地板上。

乔焰坐在美容院的豪华理发椅上，对面镜子上方的装饰灯散出红色光线，这种细节处理能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。四处柔和的灯光使整个房间都附上了一层柔光，排箫的乐声若有若无，仿佛月夜里清风拂过，令乔焰昏昏欲睡。

她微闭着眼，眼缝里的余光落在镜子上，照见她脸上的淡妆，她的脸略有些清瘦，但小小的鼻峰和长睫毛令她看上去甚为娇媚，薄薄的红嘴唇小巧而精致，掐腰的紫色毛衣束出一身的玲珑曲线。

离开矿山十多年了，乔焰从一个穿着花格子棉袄，满脚都是黑色煤尘和黄土的小姑娘长成了娇媚可爱的小女人，像一朵蓓蕾在雨后完全绽放开来。不过变化更大的是她的身份——金顶山外经委的接待办副主任。

几乎所有人都说，乔焰之所以能坐上这个位置，是因为乔良的关系。十年来，乔良从矿长、矿务局局长，一路升迁到金顶山市的副市长、市长。几年时间，地处山区的金顶山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财政收入开始大幅度增长，这座山城终于结束了千年贫困的历史，乔良也因此名噪一时。一年前，乔良被任命为金顶山市市委书记，坊间也因此有了传言，认为这个职务对乔良而言只是一级台阶，以他的能力，完全有可能还往上走。

发型师帮乔焰做完了头发，她站起来，一双丹凤眼忽然睁开，有一种刺人的

感觉，闪着清炯炯的光，妩媚中显出一种爽利。发型师递过来账单，她接过笔，看也不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出了美容院，一辆小轿车停在乔焰身边，曾志民的脑袋从车窗里伸出头来，她愣了一愣：这家伙当年在学校时没几个同学看得上他，开口闭口就是我爸爸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乔焰真还有些后悔，当初怎么就看上这家伙，还真只能用年少无知来形容了。

她强忍住了厌恶，说：“曾志民？你还在这儿等着啊？不是说让你先走，不用接我吗？”

“老实交代，不让我接，你另外约了谁？”他眼睛死死地盯着乔焰，上下打量着，毫无顾忌。

“瞎说什么呀？我约了单位的车来接。”乔焰故意强调着，“我们外经委机关车队的车，怎么还没来？”

“别看。外经委的车早来了。不过，我又让他回去了。星期天嘛，我反正没什么事儿，正好上市委书记家去蹭两顿饭吃呢。”

乔焰对这非常敏感，立马问：“不会吧？说实话，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爸爸帮忙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还会有什么需要惊动市委书记的事儿？”

“得了，你尽在外面吹牛皮，夸大同我们家的关系。人家托你帮忙，你就收人家的好处费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倒是生财有道啊。”

“好吧，反正我在你的眼里就是这么拙劣。上车吧二小姐。”

乔焰上车之后，汽车缓缓开动，沿大街向前驶去。大街上不断有装满了泥沙、水泥、钢筋的大卡车呼啸而过，扬起一片尘土，远处半空中巨大的吊车上传来尖锐的哨声，脚手架上红旗飘飘。空气中弥漫着新雨后绿叶和泥土的气息，也混杂着金属、煤尘、汽油尾气和混凝土的气味，这个曾经安静宁逸的山城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。沿街行人匆匆忙忙走过，他们脸上没有一丝对这种变化的惊异，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但敏锐的人可以从他们眼里看到一种对希望的渴求，一种昂扬的勃勃生机。

曾志民握着方向盘，偶尔偷偷地看身边的乔焰，一股护发素和女人肉体的幽香在车子里弥漫开来，令他有些冲动的感觉。他咽了咽唾沫，嬉笑着说：“对了，焰焰，我倒是真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帮忙。这次绝对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我想调到市委机关开车。政府这边太忙了，老是往下面跑，弄得我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不？都快三十的人了，还是光杆司令一条。”

乔焰笑了起来，眼里掠过一丝讥讽：“这事儿好办。可不？老主意，找你爸爸去呀。”

“我爸？什么时候的皇历啊？都退休好几年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？关系不都还在那儿吗？”

“关系？嘿，焰焰，知道你是在讥笑我。”曾志民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不光我爸爸。自然法则，谁都有那一天。或迟或早，真的。你记住这句话吧。”

乔焰眼里都是轻蔑。“耶？这话真有水平。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”

“焰焰，你别生气。我完全没有恶意。”

“不不，我一点都不生气。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。真的，不瞒你说，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过去就没有你这么精明，一点提前量都没有。突然之间，什么都来不及了。”

“真可笑。你以为我会像你那样，一辈子就只吊在老爷子那一棵树上？”

“那是。要不怎么说你精明呢？”他顿时顺着杆往上爬，放软了声音：“焰焰，帮我最后一次忙，一定要把我调到市委来。就给你爸爸开车。你知道我是在山区开大货车出身的，技术好，什么环境都经历过。你爸爸是从矿务局上来的，我又是矿山子弟。俗话说，打虎要靠亲兄弟，上阵还得父子兵呢。”

“听你的意思，我爸少了你就不行了？”

“不不不，绝对不敢这么说。我的意思是……唉，焰焰，你没有在首脑部门工作过，可能体会不深。机关里头人事关系太复杂了，有些话我真跟你说不明白啊。”

乔焰一瞪凤眼，正色说：“曾志民，你少动这些歪脑筋。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啊？实话告诉你，赶快死心吧。这件事情，我不到爸爸面前坏你就不错了。指望我帮你？没门儿。”

曾志民毫不在意，继续央求着：“乔焰，你是一块玉，我现在只是一片瓦。但是我们毕竟还有过一段缘分。你亲口说过，我是你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。不记得了？”

乔焰眉头顿时皱了起来：“你提这个干什么？”

曾志民嘿嘿一笑说：“现在不提了，可不提，不等于没这事，是吧？难道你不希望我永远忘记这一段缘分吗？我就是提醒你，做人别太绝了。”

“我呀，还真就绝了。”乔焰一甩头，强令曾志民停车，不屑一顾地将这样的小人物抛在了脑后。

## 二

乔良坐在办公桌后细细地第三次看着那份文件。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惯，虽然每天的文件堆积如山，但他总是把重要的文件仔细阅读三遍以上，弄清其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哪怕是一个错别字，以至于当年的搭档都笑他有些书生气，不过



他毫不在意，认为细节决定成败。

秘书侯磊走进门来通知他：“书记，矿务局周欣副局长刚刚来电话说，他已经陪着外商考察完了，正在回宾馆的路上。”

乔良又向手上的文件看了一眼，问：“侯磊，这个叫欧阳皇的董事长，是新加坡什么商会的？文件上没印清楚，我看不像是‘华人’两个字。好像叫‘华界’什么的？”

侯磊点头说：“是。全名叫‘华界投资商会’。这家商会经济实力雄厚，在东南亚地区排在前二十名以内。哦，对了，欧阳先生还是第一次到大陆来投资呢。”

“好像也是学地质的？”

“对。还到美国留过学，很专业。”

乔良来了兴趣，看着侯磊说：“好哇，一定得想办法把他留在我们金顶山市。”

他把资料给了侯磊。侯磊刚要出门，乔良又叫住了他，说：“小侯，还有个事儿。这份文件我已经签了，发给组织部去办吧。”

侯磊接过看了一眼，心里一惊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了口，忐忑地问：“书记，您怎么把乔媛的名字给划掉了？”

乔良抬头，严肃地说：“侯磊，你问这句话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”

侯磊大着胆子，接着说：“那倒也是。不过书记，乔媛的提拔是组织部报上来的。她有本科学历，工作能力很强。俗话说，‘举贤不避亲’嘛。您总不能因为她是自己的女儿就……嘿，书记，好像这也不合适吧？”

乔良解释说：“她学的是财经专业，安排到市委组织部本身就不合适。别人都以为是我想的意思，其实当时我刚好在中央党校学习，谁都没有告诉过我。事到如今，我一句都不想解释，有什么用？没人会相信。按理说，这一次确实不该划掉她。她在副科级位置上已经都五、六年了，当然应该解决嘛。可你看看这份名单，我只能划掉她。要不然其他同志怎么能摆平？”

侯磊摇摇头，很有些为这父女二人抱屈的味道说：“哼，都以为当书记能得多少好处，只有我才知道其中的难言之隐。当然我也不能解释。就像您说的，没有人会相信。”

乔良一挥手说：“别管他，人家爱怎么说就让他说去。咱们办事一凭党性，二凭良心，问心无愧就行了。”

金顶山矿务局的副局长周欣站在金顶宾馆高大的主楼前，不时回头看大堂里的挂钟，然后搓一搓手，显得有些焦躁。这位当年身子有些单薄的小矿工现在是魁梧，有些粗线条的脸，略方的下巴仿佛岩石一般坚毅，皮肤微黑，一双深黑色的眼闪着锐利的光，只是腮边的些许皱纹令他看上去颇为疲倦。

他身边立着一位五十上下的矮胖男人，脸上不自觉地泛起笑，仿佛是刻在那里的，背略有些曲，似乎见了任何人都是这样一种谦卑的模样，不过一身深色西

装裁剪得相当得体，温和的眼睛里偶尔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光。他有些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，时不时看看像个陀螺转动的周欣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：到底是年轻人。

这时两辆黑色的小轿车直驶过来，周欣早抢上去，乔良才走出车门，手已经被周欣握住。他热情地招呼：“乔书记，您好。”

乔良笑一笑，亲切地问：“周欣啊，你们到多久了？”

周欣略一顿说：“刚到。客人正在贵宾厅等着您。”

乔良向周围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哎，你们矿务局的郑局长呢？”

那个矮胖男人这才迎上来，满脸堆笑说：“我在这儿，乔书记。”

乔良微笑说：“我说呢。今天你是主角，不会不来吧？”

郑局长憨憨地笑了笑，连连说：“哪里哪里。书记才是主角。那就请进吧？”

众人向宾馆走去，乔良一面走一面问：“周欣，外商的意向如何啊？”

周欣轻声说：“跟事先预料的差不多。看完整个矿区以后，他们几乎没有犹豫，一眼就相中了白马煤矿。”

“嗯，非常在行。看来有真材实料。”

“是啊，一路上他们不断地打听白马煤矿的情况。我还反复地向他们推荐另外几个矿，他们似乎都没什么兴趣。一副非拿下白马不可的架势。书记，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？”

乔良略怔了一怔，笑起来，轻松地说：“你问我？哈。”他指了一下郑局长，“你们矿务局一正一副两个局长都在。主意该你们拿，报告由你们交。这里头可没我什么事儿。”

周欣顿了一顿，犹豫着说：“书记，去年就有上面的领导打过招呼，说省里有人要承包白马煤矿，现在我们又把外商招进来了。看来还挺复杂的，我担心会给您添乱。”他回头看了郑局长一眼，问：“郑局长，你说呢？”

郑局长赶紧指了指乔良道：“书记心里有数，听书记的。”

乔良看了他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周欣也没有再问下去。只是有意无意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说心里话，现在这个机会，对我们来说，真叫做千载难逢啊。”

乔良忽然伸出手来，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吧，给你一句表扬，干得不错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外商虽然被你们请来了，资金不落地还不能算数。咱们不能光碰杯不破土啊。”他望着郑局长，用商量的口吻问道：“老郑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郑局长连连点头说：“那是。那是。”

周欣也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只跟着众人走近贵宾室。

贵宾室宽敞的沙发上坐着四五个人，正聊着什么，见门打开，顿时都站了起来。

来。当先一位老者，约莫六十上下，穿一件白色西装，浅色西裤，一头银发披在脑后，脸色红润，没有一丝皱纹，背脊挺得笔直，显得异常精神。

周欣忙介绍说：“乔书记，这位就是欧阳皇先生。新加坡华界投资商会董事长。”

乔良握住他的手，高兴地说：“欢迎啊。听周欣矿长介绍，欧阳皇先生曾经留学美国，一直致力于矿产资源研究？”

欧阳皇笑说：“周先生没有说错，我学的采矿专业。”

乔良忙道：“是吗？这么说我们还真是同行呢。”

“惭愧、惭愧。那都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，早就荒废了。在专业方面，欧某一事无成，怎么可以跟你们相提并论？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那只是地域的原因。欧阳先生长期在新加坡，那个国家的总面积不过五百多平方公里，当然不适合您发展专业。但是我知道欧阳先生在矿产品贸易方面相当成功，有很大的经济实力，这就很值得钦佩嘛。”

欧阳皇摇摇头，脸上露出恳切，认真地说：“小有成就，难酬心愿。别看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，这么多年来我始终都想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投资一把。”

乔良扬声说道：“太好了。中国内地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，光我们金顶山一个市，土地面积就相当于八个新加坡。只要欧阳先生仍然对专业有兴趣，我代表市委、市政府，欢迎您来施展才华。”

欧阳皇双手握紧乔良的手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欧某确实有这种打算。只要条件成熟，一定会效力的。一定。”

一时周欣又把乔良引到一位女子身前，这女人约四十上下的年纪，穿一件紫色碎花的旗袍，将丰腴的体格勾勒得淋漓尽致，鹅蛋脸儿，细眉下一双眼亦嗔亦喜，嘴唇略显丰厚，但鲜润动人，嘴角噙着一丝微笑，举止优雅，体态端凝，只听周欣介绍说：“书记，这位是香港万和启发集团的董事长，申晴女士。”

乔良握住她的手，微笑说道：“欢迎，欢迎。”

那女士握住他的手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说：“幸会。乔书记。”

乔良笑说：“好，好。请坐吧。大家都请坐。”他顺势抽回自己的手，退后一步，在沙发上坐了下去。

周欣笑说：“书记，申晴女士不光名字叫申晴，她对我们金顶山还真是一片深情呢。这一次欧阳董事长他们决定到我市来做投资考察，全靠申晴女士牵线搭桥。”

乔良再次望着申晴，大声道：“好哇。那我就代表金顶山市的老百姓，对申晴女士表达我们的深情。感谢你啊。”

申晴微笑说：“乔书记，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您肯定不知道，我曾经也是金顶山本乡本土的老百姓。”乔良有些意外，用怀疑的口气问道：“是不是啊？”

申晴笑说：“是。我的老家就在白马坪乡，属于金顶山矿区。”

乔良低头沉吟：“哦？白马坪？那我就太熟悉了，我在那儿生活了十多年啊。白马煤矿的煤质特别优良，属于‘种子煤’。我们都把它叫‘娘煤’呢。”

周欣忙说道：“欧阳董事长这一次重点考察的地方就是白马坪。”

乔良望着欧阳皇，点着头说：“欧阳先生果然是行家，好眼力啊。”

欧阳皇微笑说：“过奖、过奖。还得靠乔书记鼎力协助。”

乔良沉声答道：“没有问题。造福地方嘛，好事。”他顿了一顿，将目光转向申晴，似乎意犹未尽地问道：“你的老家真是白马坪乡？”

申晴含笑说：“真的。我的祖上还挖过小煤窑呢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时候去香港的？”乔良疑惑地问道。

申晴略一思索，道：“快二十年了。开始我在一家中资公司做职员，那是北京过去的一家部办企业。干了不到五年，企业内部就变化了三次，弄得挺复杂的。想来想去不是长久之计，就邀集一些朋友，自己做起来了。”

周欣在一边说：“申董事长做得很成功，现在她的资产已经过亿了。”

申晴却忙说道：“不完全是这样的，那都是股东的资产。我的股份不大，刚刚够养家糊口吧。”

乔良哈哈一笑说：“干嘛这么谦虚啊？怕我找你借钱？”顿时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这时一位宾馆负责人走了进来，在郑局长的耳边说了句什么。郑局长便提醒乔良说：“乔书记，午宴准备好了。”

乔良点头说：“今天是你们矿务局做东。你主持吧。”

郑局长笑了笑，赶快站了起来，招呼各位：“那我就按书记的指示办了。各位请入席吧？”

一时众人出了贵宾厅，向餐厅而来，次第入席。

酒过三巡，申晴端起酒杯说：“乔书记，我可不可以打听一个关于您的私人问题？”

“当然可以啊。你问吧。”

“您的夫人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乔良也不知她问这些做什么，说道：“以前在矿山子弟学校教书，已经退休好多年了。”

“她才多大年纪？就退休了？”

“按年龄她还没有到退休的时间，是身体的原因。”

“是吗？”申晴微微迟疑，接着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想冒昧地问一句，以乔书记这样的风度，尊夫人一定很漂亮吧？”

乔良笑了笑，说：“怎么说呢？每个人的审美眼光都不一样。这么说吧，在我

的眼里，我并不觉得她很漂亮，只是觉得她很美。”

欧阳皇连连点头说：“这句话说得很耐人寻味。漂亮和美，既相通又不尽相同。前者着眼外表，后者注重内心。我没说错吧？乔书记？”

乔良笑说：“是啊，我觉得作为女人，最可贵之处就是心地善良。”

“难得，难得。如今世风不古，善良无多，乔书记真是好福气啊。”欧阳皇端起酒杯说：“来来来，为乔夫人的心地善良，再干一杯。”

乔良也端起了杯子说：“谢谢。”

申晴却没有端酒杯，她略一沉吟笑说：“听您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找个机会拜会一下尊夫人。乔书记，您会满足我的好奇心吗？”

乔良满口答应道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欧阳先生不是已经看中我们这个地方了吗？这么大的项目，我估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。机会还多着呢。方便的时候，我请你们到家里去做客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就受宠若惊了。来，我也敬您一杯。”申晴端起酒杯，给乔良敬酒。

这时郑局长的手机忽然响了。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号码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，很重要。”说完，赶快起身，走出了包厢。欧阳皇看一看郑局长的背影，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放下杯子，犹豫着说：“乔书记，我也可以直接提一个问题吗？”

乔良含笑说：“怎么不可以？您问吧。”

欧阳皇正色说道：“刚才书记说到项目的事情，欧某人忽然有点神经过敏了。您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，这句话该怎么理解？”

乔良微一摇头，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欧阳先生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这个项目太大，只要一动工，三、五年之内应该是完不成的。”

欧阳皇却不放过他，接着说：“白马煤矿潜在的价值相当可观。恕我直言，我们合作的事情，以乔书记的权限，欧某到底有没有可能拿下来？”

一句话令周欣心里一沉，不禁看了乔良一眼。乔良似乎胸有成竹，毫不犹豫答道：“欧阳董事长过虑了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凡是造福我们金顶山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。你就放心吧。”

欧阳皇闻言一阵默然，嘴唇略动了动，却没有再说话。这时郑局长走了进来。他直走到周欣身旁，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周欣。周欣脸上微微一愣，急忙起身，接过郑局长的手机，走出门去。

电话是省煤炭厅厅长梁维国打来的，通知矿务局他们后天就到矿上来。白马煤矿归省厅直接管辖，是矿务局的上级管理部门，他们的要求，周欣自然无法拒绝。他心里明白，定是欧阳皇要来的事情透了风出去，上面唯恐白马煤矿这块肥肉让外人吃了去，才会来得这么急。

满腹心事的周欣挂断电话，低着头准备回到包厢，一抬头，忽然看到乔媛不知什么时候正站在他的身后。他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乔媛了，不禁又惊又喜，亲热地说：“媛媛，真少见啊。”

### 三

乔媛是被乔焰硬拉来宾馆的。乔媛心里牵挂着周欣，她在周欣身上，仿佛看到父亲的影子，也是从普通矿工开始，一步步，扎扎实实走上领导岗位。金顶山市人人都说，周欣的成就，源于乔良的破格提拔。如果周欣再成为乔良的女婿，好好的一段儿女私情，就成为乔良的“私情”了。这个时候，汤中仁出现了。汤中仁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乔媛的直属上司，追乔媛追得紧，还发动了乔焰来做思想工作。乔媛隐隐感觉得到，乔良对汤中仁的印象不好，也因此对汤中仁退避三舍。乔焰却不同，觉得乔良的反对没理由，乔媛的回避更是懦弱的表现，千方百计想要撮合这两人。

乔媛没想会在这里遇到周欣，心里一阵紧张，故意说：“周欣，你可真够忙的，我一直站在你后面，你居然都没看见。”

周欣不好意思笑笑，道：“都是你爸爸，非赶着我这笨鸭子上架，我真担心有一天会让他失望。”

乔媛忙说：“怎么会呢，我爸爸从来都是很器重你的。”

周欣笑着说：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。”又问了一句，“怎么样？最近还好吧？”

乔媛抿着嘴笑，不敢正眼看周欣，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乔焰停好车回来，看到乔媛跟周欣在一起说说笑笑，皱起了眉头，故意走过去，插在两人中间，提高了声音，说：“哟，这不是周大局长吗？跟我姐说什么悄悄话呢？”

周欣笑着说：“乔焰，今天这是什么大事啊，你们姐俩都来了。”

乔焰惊讶地看了乔媛一眼，虚张声势道：“哟，我姐没跟你说呀？”

“焰焰！说什么呀？”乔媛一听这话不对，连忙想阻止她说下去。

哪知乔焰就是故意的，大声说：“周欣，我姐要结婚了。”

周欣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尴尬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乔媛恼了，抓着乔焰的胳膊道：“焰焰，你……你这是说什么呀？”

乔焰笑着说：“你看把我姐给急的，她脸都红了，哎呀，你跟周矿长都是老同学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对吧，周矿长？”

周欣一直处于不敢置信的震惊状态，乔焰这样一问，他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好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，这好事呀，应该恭喜呀。”他忍不住还是要问一句，“跟谁呀？”

乔媛试图解释：“周欣，你别听焰焰的，根本就没有的事，这都哪跟哪呀。”

周欣惦记着里面的工作，只好说：“改天咱们再聊聊，我这边还有外商，我先过去了。”

乔焰一听周欣这么说，赶紧扬起了手，说道：“拜拜。”

乔媛还想试着跟周欣说清楚，周欣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乔媛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又急又气，只得回过头来厉声责备乔焰：“焰焰，你干吗要那么说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，存心啊！”

乔焰心里也不高兴，说：“我就是存心的，姐，你早就应该下定决心了，否则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嫁给他啊。姐，你这个人吧，做什么事总是瞻前顾后的，你都快三十的人了，该抓的赶紧抓，该放的就赶紧放吧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笑了笑，指着包厢的位置道：“行了姐，别生气了，你今天爱情的目标，就是汤中的仁，走吧，姐。”

乔焰半推半拉着乔媛进了汤中仁的包厢。

汤中仁早早就在包厢里等着了。菜点好了，人齐了就上；酒也选好了，长城干红，适合乔媛、乔焰，也契合汤中仁的品味。汤中仁身量偏瘦，戴着眼镜，他的修养很好，从不轻易发脾气，脸上总是挂着温文尔雅的笑容。

市委秘书侯磊听领班小姐说汤中仁也在，端了酒杯过来打招呼。汤中仁话里有话地说：“侯秘书，乔书记那边挺热闹啊。这个周欣的能量还真是很大呀，分分钟就把市委书记给搬出来了，厉害。”

侯磊一听这话里的意思不对，忙转移了话题道：“汤部长，您的客人还没到啊？”

话音没落，就听见门口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这是谁在批评我们呀？”

侯磊回头一看，乔焰拉着乔媛站在门口，忙说：“是你们姐俩啊。你看，还是汤部长面子大啊，书记请吃饭，秘书就排不上座位了。”

汤中仁说：“你还是在咱们这里蹭口酒吧。”

侯磊忙说：“那可不行，当秘书的，永远要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我给你们敬完酒，马上就回去。”

乔焰好奇，多问了一句：“侯磊，我爸在那边请谁呀？”

“新加坡商会有一个董事长。”

乔焰听到董事长三个字就笑话开了，说：“得，又是一个董事长。没听老百姓开玩笑吗？街上随便倒下一根电线杆，砸死三人，其中就会有一个董事长。这年头董事长多如牛毛，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侯磊解释说：“乔焰，这个董事长可不一般啊，他不光经济实力雄厚，而且还在美国留过学，素质非常不错，温文尔雅，你爸爸都很敬重他，就他是一位儒商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乔焰将信将疑。

侯磊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对了，按日程安排，今天的晚餐是由你们外经委接待，你这个接待办的副主任，也得参加吧。”

乔焰说：“再说吧，他们通知我吧。”

汤中仁在一旁听了半天，见这两人竟然聊起了工作，不由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说他们了，我们开始吧。”

乔焰是个聪明人，一听这话，赶紧收住话头，把乔媛推到挨着汤中仁的位置坐下，侯磊也端着酒杯找了位置坐下。汤中仁拿了红酒过来，帮着乔媛倒酒，说：“乔媛，今天你一定要喝点，能喝多少算多少，喝不完给我。”

乔焰说：“部长，别老说喝呀，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”

汤中仁说：“当然是为了乔媛啦。今天没什么外人，我就直说了，乔媛，我准备送你一件礼物。”

乔媛连忙推脱：“汤部长，您别客气，我不要什么礼物。”

乔焰劝她：“姐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礼物，怎么能不要呢？”

汤中仁点头说：“就是，其实也不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那是你应该得的，要不要啊，也由不得你。你的正科级的问题，马上就要解决了，就这个礼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不管怎样，乔媛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高兴的，但汤中仁借着这事拉近二人之间的关系，又使得她有了一份戒心，不由得说了几句套话：“那就谢谢你了，谢谢领导的信任。”

汤中仁说：“别谢我，那是你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，来来来，我们祝乔媛不断进步。”说着，汤中仁举起了酒杯，乔焰也跟着起哄，跟汤中仁把杯一碰，“部长，我替我姐姐谢谢你。”

汤中仁回头一看，从来都是八面玲珑的秘书侯磊居然坐在酒席上发起呆来，手肘碰了侯磊一下，问：“想什么呢？怎么不表示一下？”

侯磊手一抖，差点打翻了酒杯，总算他反应快，顺势站起来，抄起酒杯，勉强笑了笑，说：“来，祝乔媛不断进步。”

#### 四

宴会结束后，周欣给乔良递了张小纸条，他不方便当面提醒乔良。郑局长一贯是明哲保身，市里省里，谁也不得罪。周欣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乔良约他下午两点在办公室谈，他两点不到就到了，刚要推门进去，就被守在走廊里的侯磊拉到了一边。

侯磊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怎么了，上面的工作不好做？”

周欣无奈地一笑，觉得这整件里透着股邪劲，他说：“你说这事都神了，外商刚来考察就捅上面去了，看来这专门有人通风报信。”他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正义



感，愤慨地说：“你说这欧阳皇，大老远地跑这里来投资，多好的事，刚开始就给人插这么一杠子，图什么呀？给我逼急了，我撕开脸跟他们干，闹到中央我都不怕，大不了我这官我不当了！我还回井下挖煤去行不行！”

侯磊劝他道：“你可别冲动啊。我知道你周局长为人耿直，敢说敢干。你就算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咱们书记着想啊，你说呢？”

周欣的牙咬得很紧，连脖子上的筋都挺了起来。侯磊竖起耳朵，听见办公室里已经安静下来，估计乔良已经打完电话了，赶快对周欣说：“书记已经接完电话了，你快进去吧。”

周欣一进办公室，对着乔良劈头就是一句：“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查查，到底谁把这消息捅上去的？太缺德了！”

乔良慢慢冷静下来，他说：“也别这么说，消息嘛总要传出去的，光明正大的事，还怕别人知道吗？”

“那现在怎么办？人家眼巴巴等着呢，咱就跟人家说，您到别地投资吧，我们不欢迎你。我们领导已经把白马煤矿承包给别人了，这不逗人玩吗？”

乔良耐心地说：“周欣啊，别这么沉不住气，按时间顺序来说，是上面打招呼在前，我们请欧阳皇来在后。既然出现了这个情况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思想准备，再继续做做工作看。不管最后由谁来干，白马矿彻底改造的日子，总算有盼头了。”

周欣心里还是咽不下那口气，说道：“可是不管由谁来干，我就不相信他能像欧阳皇一样，一下拍出三千万美金。”

乔良不想再说这件事，转移了话题：“小周，晚餐有什么安排？还要继续陪欧阳董事长他们吗？”

“今天没我的事儿了。晚餐由外经委那边安排，陈青林副市长请客。他主管招商工作。”

“那你就到我家去吃晚饭。宾馆的饭菜总是不合口味，中午摆了那么大一桌，看上去琳琅满目，我居然连肚子都没有填饱。你肯定也是。晚上让乔媛做几个合口味的菜，补充一下。”

周欣想起中午乔焰的那一番话，连忙推辞：“不用了，我还是回矿上吧，好多事得安排。另外，明天还得陪外商。”

乔良一心想撮合他和乔媛，不容他拒绝，坚持道：“那就早点去早点吃，吃完了你好回矿上去。你有好长时间没见到乔媛了吧。”

周欣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实话：“今天吃饭的时候还见到了。”

“吃饭的时候，在哪儿？在金顶宾馆？”

周欣勉强笑了笑说：“乔书记，我还没给您道喜呢。我听说乔媛要结婚了。”

乔良一愣，问：“结婚，跟谁结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